

家，是自我的延伸

朱 嘉 雯

傍晚六點鐘，道途中川流不息的璀璨車燈，如墨色絲絨緞上的鑽鏈，經緯有律地交織在色調昏黃朦朧的街道，形成幾分輕薄毛料質感的貴族格紋圖案，令人想起蘇格蘭風的英倫品牌。城市舞台依舊上演著陳舊戲碼，繁華勝景無非話說奢華二三事，然而精工戲衣卻是令人留連，不捨離去：一身異國綢料套裝，儉約俐落無任何配飾的雲頂上班族；自然棉紗皺摺，全身散發手工質感的學院派；流波似的動感金屬腰鍊，環繞於細肩帶背心與牛仔褲之間的街頭旅人……。

走出克難儉樸及暴發奢侈的年代，人們在注重個人風格與生活品質的要求下，時尚潮流總在極簡派與誇張式之間變奏、擺盪，就在紙醉金迷的炫耀生活，如嘉年華會的煙火爆發出美幻光彩的那一刻，自然運動及強調生機飲食，並且不小心在言談中透露開著休旅車遊騁，山林流水令人清醒的低調奢華，已悄然埋下伏筆。下了車門，回到居所，下一個令人更感興趣的問題是：我的房子應該是什麼樣子？這個問題等同於：我是個什麼樣的人？於是，米白色薄紗明亮外觀的落地窗簾、適合花草茶的桌巾、具有熱帶風情的木雕、深淺對比度高的現代感磁磚、刺繡靠墊與饒富韻味的白瓷，以及氣勢與質感兼具的天然木質櫥櫃……，逐漸走進居家精神，在煩囂城市裡，一處處由個人心靈延伸而出的優質居所，象徵人與環境叨叨絮絮的對話。

就這樣，居所成了衣著之外，另一個自我



的隱喻。也就是說，生活空間的選取與設計有助於重新認識自我。而當代時尚居家者所鍾情的中國風，將有助於我們在歷史典藏中，找尋更多新鮮的創意元素。倘若能夠在舊有的文化系統中，利用不同的時空素材來相互激盪，這將是一種很實際的生活藝術，相較於具有嚴肅理論的西方哲學而言，它屬於一般人容易融入和賞玩的輕快精神，我們姑且名之為「愉快哲學」。

近代作家林語堂在〈生活的享受〉一文中告訴我們，中國人對於室內佈置，集中在兩個觀念上：簡單與空闊。我在這裡願意用另外兩個同意詞概念來重申，那就是：恬然與大器。我們追尋明清兩代江南園林主人的精心構思，便可以體會到，隨著時尚的演進，各種工藝設計曾經如何在達官商賈面前煞費苦心，只求爭寵。財富既代表能力的區別，則擁有多數資源者必然希望展現其輝煌榮耀的一面。所幸在風雅文人的心目中，俗麗誇張的炫耀方式，不過

拾貳、心靈分享



拾貳、心靈分享



是銅臭味的角力，得來不易的品味與透顯園主人靈魂的藝術巧思，才是難能可貴。因為它們展現了對生活的領悟已到達更高的層次，以及更考究的境界。舉凡佈置講究的空間，如：亭榭、書房、廳堂、起居室等，其家具必不甚多，然而都是上好的木料，並且輪廓簡淨、線條呈現玲瓏有緻的弧度，同時手工打磨得光滑適合膚觸。幾何窗櫺與戶外的天光雲影、綠竹藤蘿交融成一幅幅姿態橫生的可愛牆飾。與山水繪畫、書法藝術同理，古式家具中的各種桌几、花盆架與多寶格，其拼搭藝術有類於兒童的積木遊戲，留下了創意變換空間的餘地，隨時任人組合出飲宴、抹牌、票戲等悠遊的生活環境。這樣的做法，使人心胸寬闊自由，客觀地展現出成熟大器之美，無疑是浪漫的人文風景一隅。

隨著移步換景，各有風情，我們逐漸體會到，室內陳設與屋外造景，富麗與闊朗，皆照主人之心。而生活中任何一點微塵芥子，亦無不具有含納須彌之山的容量。法國哲學家Bachelard 指稱，居所是可以分析人類靈魂的工具。中國傳統戲曲小說中，也往往以住處之獨特裝飾來描繪情節中的人物性格與生活情趣。既然陳設與人物是渾然的一體，我們不妨用它來充分認識另一個自我，同時也要開啓封存已久的過往時代，讓它發揮魔法棒的功能，點醒居所與城市中，每個角落的天使。♥

(本文作者現職為佛光大學人文社會學院助理教授)



碑